

《弟子規》傳奇

蘇勝勇◎著

訓蒙十二條

弟子規

絳州李子潛先生原著

浮山賈存仁朱齋節訂

弟子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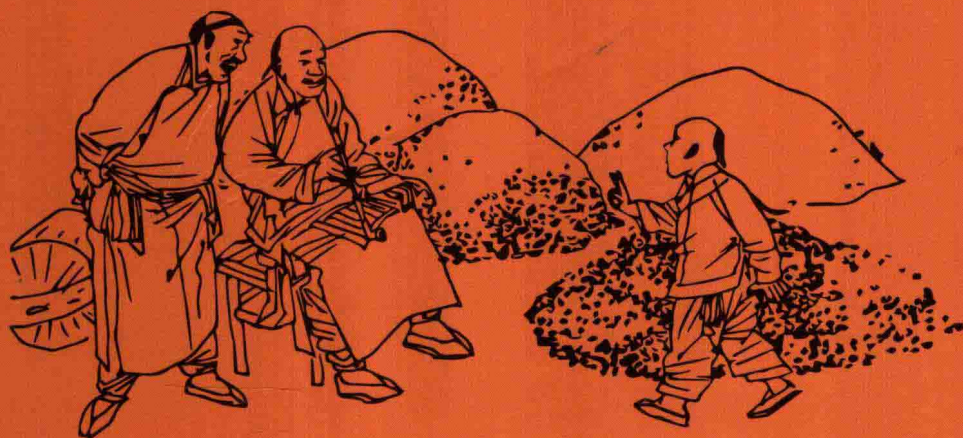
聖人訓。首孝弟。次謹信。

汎愛眾。

而親仁。有餘力。則學文。

右總叙

癸巳十月武昌府試畢。凡十屬子弟正談補試者八十餘人。可謂盛矣。通閱多士之文。雖工拙不齊。而其才情筆氣。多堪造就。余既為之語試。易以根本之務。而尤念教以先入為主。如必待成人而後教。則其時已晚。古之教者。始於家塾。而後充庠序國學。以漸而升。古之師先生。鄉大人。老於家。必朝夕坐於塾。教其鄉之子弟。以焉論秀書升之本。故其教。必



《弟子規》傳奇

苏胜勇◎著

訓蒙十二條

癸巳十月武昌府試畢。凡十屬子弟正試補試者八千餘人。可謂盛矣。通閱多士之藝。雖工拙不齊。而其才情筆氣。多堪造就。余既為之語試。最以根本之務而尤念教以先入為主。如必待成人而後教。則其時已晚。古之教者。始於家塾。而後充庠序國學。以而升。古之鄉先生。鄉大人。老於家。必朝夕坐於塾。教其鄉之子弟。以為論秀書升之本。故其教

弟子規

絳州李子潛先生原著

浮山賈存仁朱齋節訂

弟子規。聖人訓。首孝弟。次謹信。

汎愛眾。而親仁。有餘力。則學文。

右總叙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弟子规》传奇 / 苏胜勇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6.11
ISBN 978-7-5378-4956-2

I. ①弟… II. ①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55432 号

书名: 《弟子规》传奇
著者: 苏胜勇

责任编辑: 高海霞

书籍设计: 张永文
印装监制: 巩 璠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编: 030012

电话: 0351-5628696 (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室)

传真: 0351-5628680

网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销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数: 323 千字 印张: 21

版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11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78-4956-2

定价: 58.00 元



苏胜勇，山西省浮山县人，生于1951年，开过汽车，当过兵，1984年毕业于山西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现为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

1982年涉足文学领域，先后创作出版长篇小说《从太行到延安》《辛亥遗事》《日月》《秋月》《烽火英雄》《京都一处》，长篇报告文学《隰州咏唱》《隰州梨人》以及作品集《历程》等。《〈弟子规〉传奇》为其创作的第七部长篇小说。

美好是这样炼成的

乔忠延

吃过正月初一的年饺，我坐在案几前为苏胜勇先生的长篇小说《〈弟子规〉传奇》作序。这不是偶然巧合，而是刻意为之。刻意为之不是写作的逻辑。写作的逻辑应是随愿，随缘，最起码也要随意。这里的随意，可不是随便的意思，而是要随着自我的意思行笔。为何这次却一反常态，刻意为之？

是我觉得此事重大，放在新春大年来写才够意思。

《〈弟子规〉传奇》是写《弟子规》诞生的过程。众所周知，《弟子规》是清朝乾隆年间之浮山县贾存仁根据新绛县李毓秀的《训蒙文》编撰成的。这部图书以传统《三字经》的形式，将做人的道理讲述得面面俱到，细致入微。中国传统文化延续几千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已经成为国人建功立业的共识，这没有丝毫问题。问题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立足点在于修身，修身不好，犹如建在沙滩上的房屋，随时都可能因为根基不稳而飘摇，而倾倒。足见，修身何等重要。

那么，如何修身？

从孔子，到孟子，再到墨子，以及董仲舒、朱熹，都不乏精辟见地，都为世人所传诵。可是，修身一直是社会发展的难题，原因何在？是先贤的那些精辟见地都有点高谈阔论。高谈阔论没有错，可以开阔人的眼界，

可以启迪人的思维，可以指给人们路径。不过，找对了路径具体如何行走，何处直行当提速，何处拐弯需减速，何处爬坡该加油，却没有指导性的规则。李毓秀功不可没，做了有益的尝试，写下了《训蒙文》，旨在规范人生言行。只是，《训蒙文》作为“文”便限制了其广泛流行。何况，还缺乏权威性，所以只能如烛光映照附近的人。要像日月之明，照亮国人的道德苍穹，非有《弟子规》这样的经典问世不可，贾存仁就担当了这样的使命，而且担当得非常完美。美在变散文为韵文，朗朗上口，易读易记，熟读成诵，大化于心，步履所致，以规行事，从修心到修身一以贯之。美在变文为规，文是文字、文章，可遵行亦可不遵行；规是规范、规则，可遵行不可不遵行。贾存仁将修心、修身，以及行为的标尺、准则，一一刻画，后人只要照准实行便可。中国的道德准则，做人规范，从此再不空洞，依照遵行，即可升华。美好人生，由此书写；美好社会，由此催生。贾存仁善莫大焉，功莫大焉。

进而要问，如此美好之事，为何由贾存仁完成？如此美好之事，为何由浮山人完成？这不是刻意为之，这不是领导指令，只能是率意为之，浑然天成。天成的机趣何在？打开来就可明白，美好是这样炼成的。而在没打开之前就只能发问：美好是怎样炼成的？

这样发问的不只是我，还有众多的浮山人。那一日，我听到了浮山县文联主席程晓东的发问。在场的就有苏胜勇先生，我听了秋风过耳，他却吹皱一池春水。当即说，要还原其景其状，写出一部小说来。我不以为然，在时下这个年头，只打雷不下雨已成常态，说几句客套话讨人高兴，无足嗔怪。万万没料到，仅仅来了个春秋更迭，寒暑易节，一部煌煌大著居然摆在我的案几。我惊讶，我欣喜，赶紧捧卷展读。一读大喜过望，禁不住拍案叫好。

从实说，写一部关于《弟子规》的小说不难，写一部关于《弟子规》的好小说很难。难在这是命题作文，命题作文不能瞒天过海，不能腾云驾雾，只能顺意铺展，只能循规蹈矩，弄不好还要削足适履。如此戴着镣铐跳舞，要跳好谈何容易！然而，苏胜勇先生不仅跳了，而且跳得很好。好在用美好心灵诠释了美好人生的行为规范，好在用美好笔墨活画了美好规范的形成图景。这让我想起了著名作家赵树理，在某种意义上说，苏胜勇

和他有异曲同工之妙。读赵树理的作品，一个突出的感触就是他是在与时代共舞。时代的需求，时代的缺失，往往就是他写作的命题。这很容易陷入图解政治的图囿，所幸他深谙文学之道，以丰富的生活情趣化解了概念，人物血肉丰满，故事生动有趣，作品引人入胜。从这一点窥视，苏胜勇先生深得赵树理之道，以生活的清水，泡茶，茶雅；熬粥，粥香。独具韵致的美味氤氲了整个《〈弟子规〉传奇》。

那就具体说说其中的妙处。妙在起伏跌宕的情节，化解了平铺直叙的危险。文似看山不喜平，命题写作最易陷入的沟壑是一览无遗。苏胜勇先生善于运用情节，或说善于编制故事，《弟子规》草成后，且不说贾存仁费心修改，随着时光的推移，竟然屡遭劫难，火烧、被盗、水浸，一波三折，看得人时时提心吊胆。妙在人物性格成长峰回路转变化，避免了一副面孔到终老的教条。不少作品的失败就在于，人物从露面到終了，好就好，坏就坏，没有转变。苏胜勇先生笔下的人物没有落入俗套，而是随着阅历和见识，不断成长变化。主要人物贾存仁是这样，童年聪明过人，却喜欢自作聪明。后来经过先生点化，猛然顿悟，外向变内秀。陪衬人物陈贯通是这样，纨绔子弟，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按照常规会沦为地痞流氓。岂料，作家笔锋一转，陈贯通迷途知返，成了为国建功的英才。妙在丰富多彩的生活细节，跳出了生编硬造的图囿。写作常见的现象是，高手将假的写成真的，低手将真的写成假的。区别在于，会不会使用细节。苏胜勇先生是运用细节的高手，因而展卷一读就会被浓郁的乡土气息俘虏了身心，明明知道这是作家主观建构的浪漫世界，却甘愿受他的蛊惑，心悦诚服地去读，读得不知晨昏，不知冬寒。书中细节多多，仅举一例。贾存仁出生时难产，如何生下？竟然是放爆竹“轰”出娘胎的。这一“轰”，他出生了，母亲却落下病根。这为后来母亲卧床不起埋下了伏笔，也为贾存仁少年行孝留下了余地。说大些，是神来之笔；说小些，是对生活熟悉。苏胜勇先生如此栩栩如生地演绎，演绎出了《弟子规》这美好经典炼成的过程。

《〈弟子规〉传奇》的种种妙处，不是一篇短文能够历数清的。好在图书就要面世，读者尽可细细品读分享，勿须我再多说。还想说的是，苏胜勇先生的文章总能读出赵树理的风味。无论是先前推出的《从太行到延

安》，还是《辛亥遗事》《日月》《秋月》《烽火英雄》《京都一处》，以及这部《〈弟子规〉传奇》，都不乏这种感觉。此为何故？水土使然。赵树理家乡是沁水县，苏胜勇先生家乡是浮山县，别看中间有山脉阻隔，却只能阻隔风雨，无法阻隔文化。两地文化一脉相承，源远流长，滋养出的果实自然风味异中有同。年逾花甲，是一般人落日叹黄昏的时光，苏胜勇的创作激情却高度喷发，令人叹为观止。那就祝愿他喷发，再喷发，喷发出赵树理般的光华！

2016年春节尘泥村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作家协会会员、临汾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12
第三章·····	023
第四章·····	031
第五章·····	042
第六章·····	053
第七章·····	064
第八章·····	074
第九章·····	085
第十章·····	096
第十一章·····	107
第十二章·····	119
第十三章·····	131
第十四章·····	143
第十五章·····	155

第十六章·····	167
第十七章·····	178
第十八章·····	189
第十九章·····	200
第二十章·····	210
第二十一章·····	221
第二十二章·····	233
第二十三章·····	245
第二十四章·····	256
第二十五章·····	267
第二十六章·····	279
第二十七章·····	290
第二十八章·····	301
第二十九章·····	313
后记·····	319

第一章

清雍正二年（1724）二月十二日清晨。

“叭——”一声巨响在宁静的晨曦中炸响，把人们从睡梦中惊醒。紧接着，婴儿清脆的银铃儿一样的哭声也不停地传出来，先是断断续续的，声音也不是太响。那哭声很快就连成了一串儿，动静也大起来了，把整个村子都惊醒了。

响声是从山右省平阳府浮山县城南佐村村子中间一户姓贾的人家院子里传出来的。这家人家院子大门口长着一棵大槐树，那树长得很大，树身足有两搂粗，一丈多高，主干上面分出三根支干，每根枝干又长出几根分枝，分枝上又抽出数不清的枝枝杈杈，形成巨大的树冠，春夏秋三季茂密的枝叶向地面投下一两亩地的阴凉，人还没走到树下就感到凉飕飕的气息。到了冬天，虽然树叶全落了，光秃秃的树枝向四周伸展过去，稍有一点风，就颤抖着发出呼呼的声音，漫长的冬夜里万籁俱寂，只有这老槐树还在发出沉稳的喘息，老槐树笼罩着的这一家人在这喘息中睡得踏实安稳，佑护这一家姓贾的人人丁兴旺幸福安康……

一声巨响之后，挂在天上的启明星已经慢慢隐去，东边天际实实在在地开始发亮了，大地上的村落、房舍、道路逐渐显露出了清晰的身影，一层薄雾弥漫在天地间。公鸡已经叫过第三遍，爱管闲事的狗也跟着长一声短一声地叫唤起来。新的一天又来到了，虽然是早春的气候，寒气仍旧那

样逼人，随着这一声巨响，乡村慢慢清醒起来，村巷里不断有脚步声和说话声传过来。

这户贾姓人家的院子里整整一个通宵都有人进进出出，是几个岁数比较大的老婆子，每个人都穿得整整齐齐，挽着袖口，脸上带着笑样儿，彼此见了面都不说话，只是相视笑笑，点点头，走路都是小碎步，轻轻快地。院子里扫得干干净净，上屋和东屋的隔墙脸儿前面放着一张条桌，条桌中间摆着一个瓦香炉，瓦香炉里面插着一炷筷子粗细的长黄香，一缕青烟贴着墙壁扶摇直上，屋门和院门开闭的时候一点声响儿都没有，那里的门轴都抹上了炒菜的油。院门虚掩着，留下一条巴掌宽的缝隙，外面的人正好能瞅见一点院子里的情形。门口大槐树枝杈上还挂着几串零落的槐豆荚，在晨风中发出轻微的哗啦哗啦的响声，大门外边的官道上早起路过的人看见这阵势，都在心里嘀咕：这一家人肯定有大事、喜事了……

这家主人，二十八岁的贾皇宝皱着眉头，眯着眼，沉着脸，胳膊窝夹着一根拨火棍，搓着两手，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不时扭头瞅瞅靠东边的那间窑洞的窗户。窗户上的纸已经亮了整整一夜，这会儿虽说天开始发亮，还是能看见上面不停晃动的灯影儿。窑洞外面的敞门小伙房的炉膛里闪动着火苗，坐在炉子上的铁锅里的水已经开了，刺刺地冒着热气。

贾姓是佐村的大姓。全村好几百户人家，贾姓占了多一半。贾皇宝一家的日子在贾家这个大家族里面过得还是不错的，虽然不能说顶尖儿，但比大多数人家还是强了许多。原先家业很大，有百十亩地做本钱，每年光是收回的租子就够全家人过日子的开销了。贾皇宝本人学问很好，平日里在村校教书，有时候还到浮山县城神山书院讲课。一年下来，家里还能有不少盈余，全家人过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殷实日子。后来一不小心掉进了小人陷阱，吃了个大亏，老父亲悲愤而死，以致家道中落。贾皇宝有心振兴家业，无奈时运不济回天无力，费了好大的劲，也不见起色。于是这位教书先生就把唯一的希望落到媳妇贾范氏那鼓起的肚子上了，指望她能给自己生一个有出息的儿子。只要有了儿子，他要下功夫教育儿子成才，求得功名，重整家业。可是，从昨天后晌开始媳妇就喊着肚子疼，干叫唤就是没动静。这不，整整一夜过去了，这会儿媳妇叫唤的气力小了，声音也低了，还是没生下来。从鸡叫二遍到现在，媳妇干脆连一声都没叫

唤出来。自己在院子里的小伙房里面烧的热水，凉了又烧热，热了又放凉，凉了再烧，一点也用不上。贾皇宝干着急使不上劲，不停地在院子里转圈子，光亮的额头上汗珠子不停地滚下来，似乎拖在背后的长辫子也有些松散了……心里着急饿得快，这一个通宵，贾皇宝仅拳头大的白馒头就吃了三个，白开水就喝了三大碗，把一碟子咸菜丝也吃了个底朝天。接生婆见了嘴里嘟哝起来“你吃那么多顶什么用？能给你媳妇使上劲吗？”

要是生不下儿子，再把媳妇的性命搭上，那自己这一家可真是彻底地完了。贾皇宝皱着眉头把手轻轻伸进衣兜，摸摸昨天在城里买的两根雷子爆竹。那是村里有经验的接生婆教给他的秘方：万一媳妇生孩子有困难，就在院子里放一炮，说不定媳妇一惊吓，一使劲，就把孩子生下来了。一炮不行，再放一炮。接生婆再三跟他说，不到要紧三关千万不敢用这一招，要不把媳妇吓坏了也是麻烦。

贾皇宝一边揣摩衣兜里的雷子爆竹，一边犯心思：放不放呢？万一孩子没吓出来，再把媳妇吓坏了，可咋医治……要是孩子生不下来，媳妇再憋死了，岂不成了天大的祸事。

贾皇宝正拿不定主意，接生婆急急忙忙走出来，小声说：“掌柜的，掌柜的，我说就用我教给你的那一招吧，这会儿你媳妇一点劲儿都没有了，眼睛都睁不开了。再不想办法的话，就是老天爷来了也没咒儿念！”

“要是，要是……”贾皇宝还在犹豫。

这时候，贾皇宝的老母亲贾段氏也跺着小脚跑出来，着急地说：“这可咋办呀？这可咋办呀？天上爷呀，这不是要我家的好看吗！要是放炮再生不下来，一大一小两条人命呀……”老太太一边念叨，一边抹眼泪儿。

贾皇宝两条眼眉皱到了一块儿，眉宇间拧成了一个疙瘩，看一眼老母亲，赶紧过去双手扶住老太太，嘴唇嚅动了一下，两只无光的眼睛不停地眨着，啥话也没说出来，全身却筛糠似的颤抖起来。老太太见儿子的可怜样儿，紧咬着下嘴唇，再没说什么。

“你是掌柜的，大主意你拿。再生不下来，我就走人！还没见过你这样拿不起、放不下的男人哩！你念了几十年的书，都念到鼻子里去了？”见贾皇宝黏黏糊糊拿不定主意的窝囊样子，接生婆顿时来了火气，狠狠斜了他一眼，急赤白脸地说，唾沫星子都溅到贾皇宝脸上了。

贾皇宝伸手抹一把脸，苦笑了一下，朝接生婆作作揖，看看东屋的窗户，摇摇头，咬咬牙，总算拿定了主意：“那好，你老人家再喂她吃一个鸡蛋，喝一碗热水。吃完了，我就放！不放不行了。一炮还不行，再放一炮！成不成，就看这一哆嗦了。我，我豁出去了！”

接生婆的脸上这才有了笑样儿：“这就对了嘛。男人家拿大主意，该拿的时候，就要赶紧拿！要不，全家人养着你这个大男人还有啥用！好了，我进去叫她吃喝，给她长点劲儿，反正啥都预备好了。完了，你就收拾。再不能磨蹭了！”接生婆说完，转身拉着贾段氏进了东屋。

“我跟你说了！”进了屋的接生婆又探出头来说道，“行不行都是这一招了。行是你贾家祖上积下阴德了，不行，谁也没办法！”

“这个时候了，你还说这话有啥用？快进来，快进来！”贾皇宝的老母亲贾段氏在后面着急地埋怨起来。

贾皇宝迟疑了一下，站在院子中间不知该咋办了……

“还站着干啥！还不紧打紧地准备放炮！”接生婆又在里边叫喊起来，“这号男人，当了爹，也不是好爹！麻利点！麻利点！”

贾皇宝咬咬牙，跺着小碎步跑到小伙房门边，一不小心，脚下步子乱了，一个趔趄撞到门框子上，额头重重碰了一下，一股热乎乎的液体慢慢流了下来。这一碰倒把他碰醒了，擦一把脸上的热血，弯下腰小心地在炉膛里点着拨火棍，看见瓦香炉里的长香快烧完了，赶紧点上一根新的再烧上，而后掏出一个雷子爆竹，先把炮捻儿抠得支棱起来，再把雷子爆竹立到院子中间的碌碡上，怕倒了，还掬了几把土，把雷子爆竹稳稳栽在土里。前后左右看看确实栽牢靠了，才面对着碌碡跪下，连着磕了三个响头，嘴里不停地念叨起来：“雷爷爷，雷爷爷，您老人家可一定要响呀！您老人家一定要响呀！一定要响得高高的呀！一炮就成了呀！叫我媳妇顺利利地给我生一个儿子！”

“快点炮！快点炮——”贾皇宝的话还没说完，东屋里就传来接生婆的喊声。

贾皇宝急忙吹吹拨火棍上的火头，颤颤巍巍凑到雷子爆竹的捻子上。那个炮捻儿很短，连点了三次都没有凑到炮捻儿上，还把雷子爆竹碰倒了，只得重新栽好。

东屋里又传来接生婆的喊声：“快点儿！快点儿！咋还没响呀！手脚麻利一点儿呀！”

贾皇宝急了，顾不上害怕了，屏住呼吸，两手紧紧握住烧火棍，鼓圆腮帮子使劲吹吹火头儿，慢慢接近炮捻子，只见炮捻儿“刺”地闪了一下火光，总算点着了雷子爆竹短短的捻子。贾皇宝脑子里一片空白，也不知道躲避，浑身颤抖着，伸长脖子，张着嘴巴，瞪圆两眼直盯着看着雷子爆竹。那雷子爆竹的捻子“哧哧哧”闪了几下火光，就没声音了。贾皇宝真是着急了，忽地一下站起身子，慢慢靠近碌碡，正要弯下腰看，就听见“轰”的一声，雷子爆竹突然炸响了，连脚底下的土地都跟着震动了一下，震得那碌碡都摇晃起来，院门口的大槐树上零落的干槐豆荚纷纷落下来，贾皇宝吓得一个屁股墩儿坐到地上，粉红色的纸屑和着黄土面子扑了他一脸一身，眯得他眼睛也睁不开了……。

“啊呀——”东屋里传来媳妇贾范氏撕心裂肺的惨叫声，紧接着一阵婴儿的哭声，春天里打雷一般不可阻挡地传出来……

贾皇宝顾不上满脸浑身的黄土面子和红纸屑儿，揉揉眼睛，爬起身子两步跨到东屋大门跟前，对着窗户上的“猫儿洞洞”^[1]喊起来：“咋样？咋样？”

没人理会贾皇宝的叫声。一只大狸猫从“猫儿洞洞”窜出来，吓了贾皇宝一大跳。窑洞里面不断传出接生婆吆三喝五的声音——

“快快快，水水水！”

“布子！布子！”

“麻纸！麻纸！”

“剪刀！剪刀！”

“哎呀，利索一点，利索一点……”

贾皇宝还在窗户底下“咋样？”“咋样？”地叫唤。

接生婆一声呵斥传出来：“叫唤啥！叫唤你娘的脚呀！看不见老娘正忙着哪！都当了爸的人了，还是毛手毛脚没有轻重的样子！啥时候能有一点点子出息！愁死人了！”

贾皇宝这才老实一点了，紧盯着“猫儿洞洞”不敢言语，两条腿还在

[1] “猫儿洞洞”，北方农村住房窗户下角留给家猫进出的通道。

不停地颤抖，深深地喘了几口粗气，一下子闻到院子里的硝烟味道，接连打了好几个响亮的喷嚏。

“哇哇哇——”传来几声婴儿的哭声。

贾皇宝又着急了，对着“猫儿洞洞”问：“是儿子呀，还是闺女呀？”

“急死你了！”接生婆对着“猫儿洞洞”说，“急死你了！急死你了！是儿子！是儿子！不是儿子，对得起你呀！”说完，接生婆又缩回身子忙活去了。

贾皇宝听不见媳妇贾范氏的声音，还是很着急：“大人！大人！大人咋样？”

“都好着呢，都好着呢。我娃，快说一句话，别叫皇宝子着急了。”刚当了奶奶的贾段氏在里面对着“猫儿洞洞”说，听得出来，老太太满心欢喜连哭带笑。

“皇……宝……皇宝……”窑洞里面传来媳妇贾范氏虚弱的叫声。

听到媳妇的叫声，贾皇宝这才松了一口气，背靠着墙壁溜坐下去，两条胳膊软软地搭在膝盖上，下巴抵着胸口慢慢喘气，好一阵子没动静，只剩下额头上的血还在不停地朝下流。

过一会儿，贾皇宝感觉到手指头热热的痒痒的，微微抬头，睁眼看看院子，天已经大亮了，东边红彤彤的一大片，晨风贴着地面刮过来，一点也不感到凉，反而有些暖融融的。手指头还是痒痒的，低头一看，家里的大狸猫正在舔他，一边舔，一边“喵呜，喵呜”地叫唤……

贾皇宝摆摆手，吓走大狸猫，颤颤巍巍扶着墙站起身子，稍一思忖，对着“猫儿洞洞”一字一句地说：“我给你们说，你们听好了。我的儿子小名叫余田，贾余田；官名叫存仁，贾存仁；字儿叫木斋，贾木斋。人生一世，仁义和实在最要紧！我早就起好了。”

从媳妇贾范氏的小肚子开始微微鼓起来那时候起，贾皇宝就开始寻思给自己的后代取名字了，不久就起好了：长子叫存仁，次子存义，女儿存雅。

“我娃有名儿了，我娃有名儿了。存仁，贾存仁。把人都存住了。多好听的名字呀。”屋里传来刚当了祖母的贾段氏欣喜的说话声。

“存……仁，存……仁，我的存仁呀……我的小金田呀！”贾范氏虚弱的话声跟着传出来。媳妇的话虽然是断断续续的，可是贾皇宝却听出了满心的喜欢。

贾皇宝不由得对着“猫洞洞儿”说：“孩子他娘，你好好歇着，好好歇着，别着急……”

接生婆从门缝儿挤出来，拍拍两手，满脸带着笑说：“怎么样？我教的法子管用吧？你听我的话没白听吧？”

“就是，就是。多亏了您老人家，谢谢您老人家呀。”贾皇宝两手合十朝接生婆摇摇。

接生婆伸出一个手指头，指指天，再指指地，说：“这个法子，别人根本就想不出来，就是能想出来，她也不敢用，她经的事情少呀。也就是咱了，也就是咱了。还不全是为了你贾皇宝这一家人？”

贾皇宝连连点头哈腰，跟着说：“那是，那是。您老人家的恩德，我忘不了，我儿子贾存仁也忘不了，到了我的孙子辈……”

“你快别说那些没盐少醋的淡话，”接生婆打断贾皇宝的话，一边扳着手指头，一边一字一句地说，“今天是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二日。你看看，你看看，一连四个二。四个二啥意思？是个儿呀！是个儿子呀！看看，看看我给你选的这个好日子。瞅着你是个通情达理的读书人，我才给你选，要换上别的人我才懒得操这份心呢。他就不值！你说是不是呀？”接生婆说话的时候，两眼睁得圆圆的看着贾皇宝。

贾皇宝忽然明白了什么事情，脸一下子红了，赶紧从衣兜里掏出一两银子塞到接生婆手里。接生婆没言语，脸上没有一丝丝表情，只是顺手把银子装到贴身的口袋里。

“哎呀！你的脸上哪里来的血呀？你媳妇生孩子，你咋也流血呀！哈哈……”接生婆轻松地笑起来。

贾皇宝按一按额头上已经干了的伤口，红着脸咧着嘴笑了。

用雷子爆竹轰出来的贾存仁很快就满周岁了。

那一天上午，阳光灿烂，天气出奇的好，空中稍有微风吹过，人走在开始解冻的村道上，觉得有一点点松软，身子慢慢摇晃起来，像刚刚喝